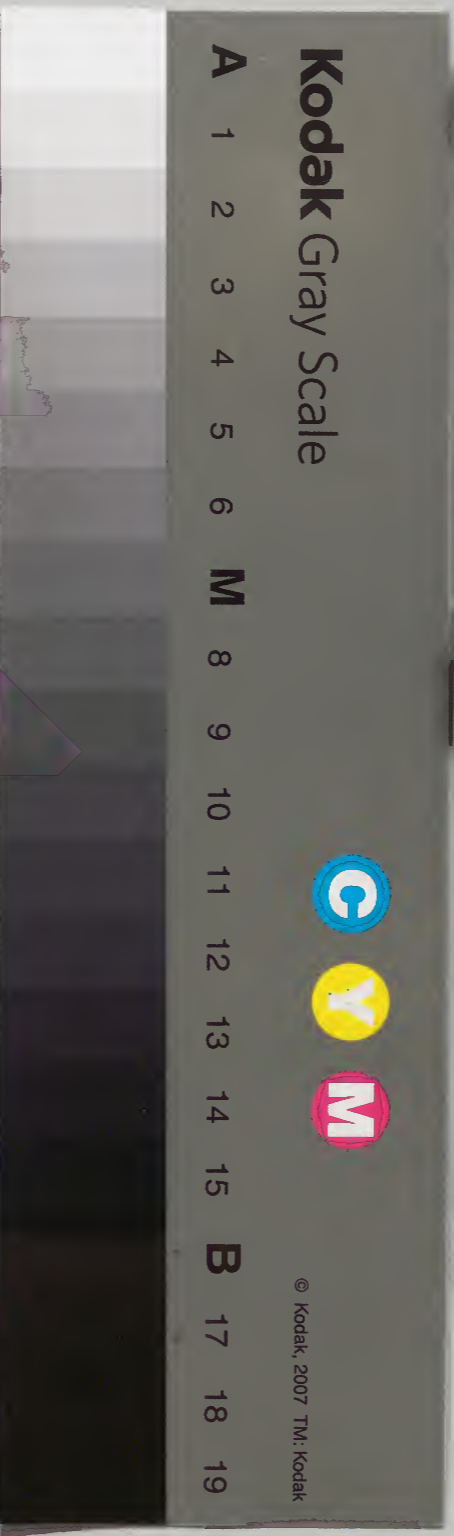


漢書

第四十本 列傳
 第四十五卷 章之十
 千乘貞王 平春悼王
 清河孝王 濟儿惠王
 河間孝王 城陽懷王
 廣宗殤王 平原懷王
 第四十六卷
 張皓 王龔
 神嵩 陳球

漢書門類			
一四六	六	一三	六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60
冊數	60 (40)
函號	2801 2



章帝八王列傳第四十五

淺草文庫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末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

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翰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為勃海王奉鴻祀悝蠡吾侯翼也河間王延熹八年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麀陶主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

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珉音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甫司察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熹平元年遂收珉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日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珉等謀迎立悝太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

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
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

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主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

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郵功封壯武侯父楊以恭

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

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

而訓之求平未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即

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

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

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

崩後寶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

疆外疆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

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
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
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實於調掖庭
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
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
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
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左傳衛石碓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碓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

子肇休育皇后承訓懷社尊連善性將成其

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

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豈若嫡后事正

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

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傳讀日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

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帝猶傷之勅掖庭令

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

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

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
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
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
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與
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
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
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
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
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

又

內之又公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謂

帝誅薄昭武帝及大將軍竇憲誅嬰出居邸

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

仞其第又賜中傳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

前書音義曰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

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

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

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

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

伏臘輒祭於私室寶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
北遙祠及寶太后崩慶求上家致哀帝許之
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
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
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
帝母梁貴人
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沒終齒
年也後上言
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請
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
後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

責

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實由一人
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
生我母兮
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愛我凱風之哀詩小雅曰
蓼蓼者莪
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選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
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
不決之意也懦
晉仁亮及東觀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傳衛訢私為臧盜千餘
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
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訖減財賜慶及
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
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
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求衍等並為清河
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負掌奉玉使至京師慶到國下
令寡人生於深官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
言曰寡人生於
深官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諫卿子也
劉敞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按文少一曰字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向
書曰垂拱仰成既以
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悲懷感傷蒙

傷

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熒熒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熒熒孤特也
屏營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
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
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
無冷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
遠慮不虞襁以繪帛為之即今之
小兒繡也繡音必衛反留慶長子
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
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
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捷為人

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

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日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吊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外太后使掖庭丞龍旂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立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人皆

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
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
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主王寵即千乘太后
崩有司上言清河孝主至德淳懿載育明聖
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
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
事遇害帝即位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
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宜上尊號曰
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右孝德皇母宋貴

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
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
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
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
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
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
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
父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
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

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為當陽穆侯今當陽

刑楊四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

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右異

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

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

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

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劉效

少延平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

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

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

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官

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

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

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

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官司

馬門帝紀謝作射曰當立王為天子嵩為公

嵩不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

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
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
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
王安平德王河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
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
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
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
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十
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求元二年封分
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
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主歸藩不忍許之
及帝崩乃就國末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
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末初已後
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
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
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

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大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批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

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

之使競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詩大雅也

為善也善也永長也言孝字之行無有匱匱竭也類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

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

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

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傳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

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
王勝祀勝和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
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
很不奉法憲順帝以待御史吳郡沉景有疆
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
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時立問王
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劉放曰王不服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
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仕官門外

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
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
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姦人
上案其罪上奏上十也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
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
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
真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
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
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

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

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

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

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

闕覲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賊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

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

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訪

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

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

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

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

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

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閒之蠡吾三縣

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

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閒

孝王子封卒子長嗣劉放曰案魏書長作長

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
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
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
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
陵廟曰奠廟比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
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侍持
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主
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
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

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求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
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求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
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

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
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主奉勝後
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
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
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
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
子曰若天所啓其在嗣君乎甚德
而度德不失入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
君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
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

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

子河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

平原抱廟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

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

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秀謂成長也

景八王列傳第四十五終

見從

詳審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

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

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

逆至令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

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

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

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

中有一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一人時上疾

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

與丞相劉屈氂戰敗立走湖自殺後太子孫

宜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園於後壺關三老一

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

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

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

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

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臯陶陳九德曰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誼也宜簡賢輔就成聖

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

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

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

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木樹誹謗之木春

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

而晦懲惡而勸善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

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

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四年

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

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

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

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

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

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怨不忘率由舊

章詩大雅也怨過也率循也言成尋大漢初

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

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

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

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

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
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人驕之而
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
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伏願陛下少留
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
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
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
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
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唯綱年
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各見順帝紀
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

督郵侯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授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

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

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也甘心好貨

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

赦太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

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

鄒陽謂蓋侯王長君曰太后佛書御京師震

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竦御進也

時冀姝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

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

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

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

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

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

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

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

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

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

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

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

榮カニシテ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

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

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非明也棄善取

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

也九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

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

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
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
既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長也
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
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
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
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疇子翁欲為
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列晏然朝廷論

功當也梁冀過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授
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
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
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
服行喪送到捷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
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
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
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

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袁閭請見言曰聞之

傳曰人臣不見祭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列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

使賓客誣奏世承急也音紀力反龔罪順帝命丞自實

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

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

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

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佞苟見不為苟

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

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

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

長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

引決也織微感驟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

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

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王公沉靜內

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

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

鮮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

得釋盜有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唐

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

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法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為陛下時君

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與國柄
言重信著指搗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
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問即
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
骸骨卒於家子暢之續其志也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
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
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
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所能但言
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

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人
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

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

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

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

為也王曰不能不能者謂何也孟子曰夫

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

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

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強也為長者折枝其

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
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者今之
案摩也昔柳下惠見柳於滅文禽字獲食邑於
柳下謚曰惠滅文仲魯大夫姓滅孫名辰左
傳仲尼曰滅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

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
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柳下之
淳于長受稱于

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大戶嫌子為
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

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吏論語子路宿於石門

門曾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閉閉也史記

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桂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

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

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桂下之微

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

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選

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

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

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

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豐穢

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

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
物若有隱伏使更發屋伐樹埋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
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
得專征伐出見野張
四面網祝曰自天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喜
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
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
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
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
墮紂與妲己笑以多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
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
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

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
太倉介

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
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
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
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卓茂

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
時文

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

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韓
詩

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濬澤前書曰
高祖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

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

迂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

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

修其身以明活乎昭乎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

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

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自新野光烈皇右

里故曰侯甸南頓三后生和帝陰后

君以上四廟在焉士女佞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

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

如行恩孳孳求茲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

中軍且為太傅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

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人境讓心自生日文

王為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

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

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而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取曷為取辱遂俱讓而還也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啟諫更崇寬政

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廢相

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

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儉

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儉循道行禮貴

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無乃皎然自貴於

而夷齊飢死是未操也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記

日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

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

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從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

逢優孟言之於王封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

之辭也言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孟子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

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

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

文才知名粲字仲宜蔡邕見而奇之特邕才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

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知

也太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

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聞

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誤觀人圍其案

為覆之其者不信以把蓋之更以七為高焉之

不誤道年四卒魏志有傳

种嵩傳

种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髡悉以賑卹宗
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
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
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
得貴戚書令不宜相違歆自用一名士以報
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太陽郭遙
見髡異之還自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
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
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歆即召髡於庭辯詰職事髡辭對有序歆甚
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
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
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
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髡自以職主刺舉
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
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
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
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髡監太

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劉放曰按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甚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高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使

槃木曹敢叩颺諸國

敢音側留反

自前刺史失

卒後遂絕高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高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懼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高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高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高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

起處處未絕。高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也。梁太后省奏，乃赦高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高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高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高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

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高賢良，方止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高為度遼將軍。高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高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

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
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
哀何奴聞高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
議即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
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
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

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尊

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繁桓難進等輩皆已

公卿矣易屯卦曰盤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

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

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九有功德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

喪賜謚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

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被遐邇具瞻宜

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

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
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
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
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
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
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
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
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滎池而

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
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
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

披音芳

披音反

遂前賀

卓卓辭

屈乃還

軍夕陽

亭

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及進

敗獻帝

即位

拜劭

為侍中

卓既

擅權

而惡

劭彊

力遂

左轉

議郎

出為

益

涼二

列刺

史會

父拂

戰死

竟不

之職

服終

徵

為少

府大

鴻臚

皆辭

不受

曰昔

我先

父以

身

徇國

吾為

臣子

不能

除殘

復怨

何面

目朝

朝

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祖父也有令名有令名父豐廣漢太守豐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

而擯督郵欲令逐球擯擊也督郵不肯曰魏郡

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列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暮月閒賊虜消散而列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

任一邦文帝初與郡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封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即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勢家所謗徵詣

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劉放曰

廷尉何得言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

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

復當作徵字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

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

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

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

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也

上廟婦祔於其夫坊祔之如妾祔

於_也 趙祖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
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
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
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
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
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
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延尉宜便操
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
儀之德遭時不造授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

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
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
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
尸魂靈汙染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
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
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
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
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太言曰

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

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

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八衛

子軌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今竇氏罪深豈

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

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

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

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

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

且接立聖朝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

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

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

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

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

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

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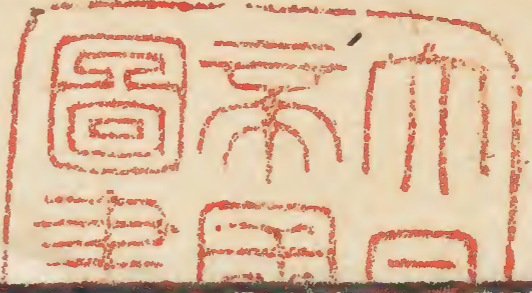
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

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

孝崇皇

右官日未樂乃潛與可徒河間劉郃謀誅官
 置太僕少府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
 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
 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
 害而又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未樂
 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
 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
 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

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
 目忍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
 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
 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官中所謂
 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
 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
 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未樂聲勢受取
 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未樂少府陳球衛尉
 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



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

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

相珪子登廣陵太守竝知名謝承書曰瑀舉

陽中長後辟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

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

等廉劇令去官舉茂才齊北相珪子登字元

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

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

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

許泥與劉備竝在荆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

下人泥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

泥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泥曰昔遭亂過下邳

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

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人

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

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

但上下牀之間

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昭為廷龔糾便

佞以直為眚也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

王龔堙井孟子種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

日矯枉過正議桓思同歸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終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終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終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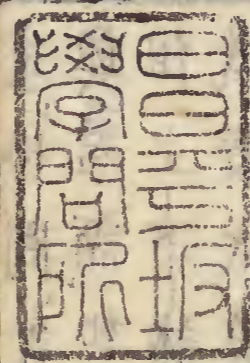
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

...

...

...



...

